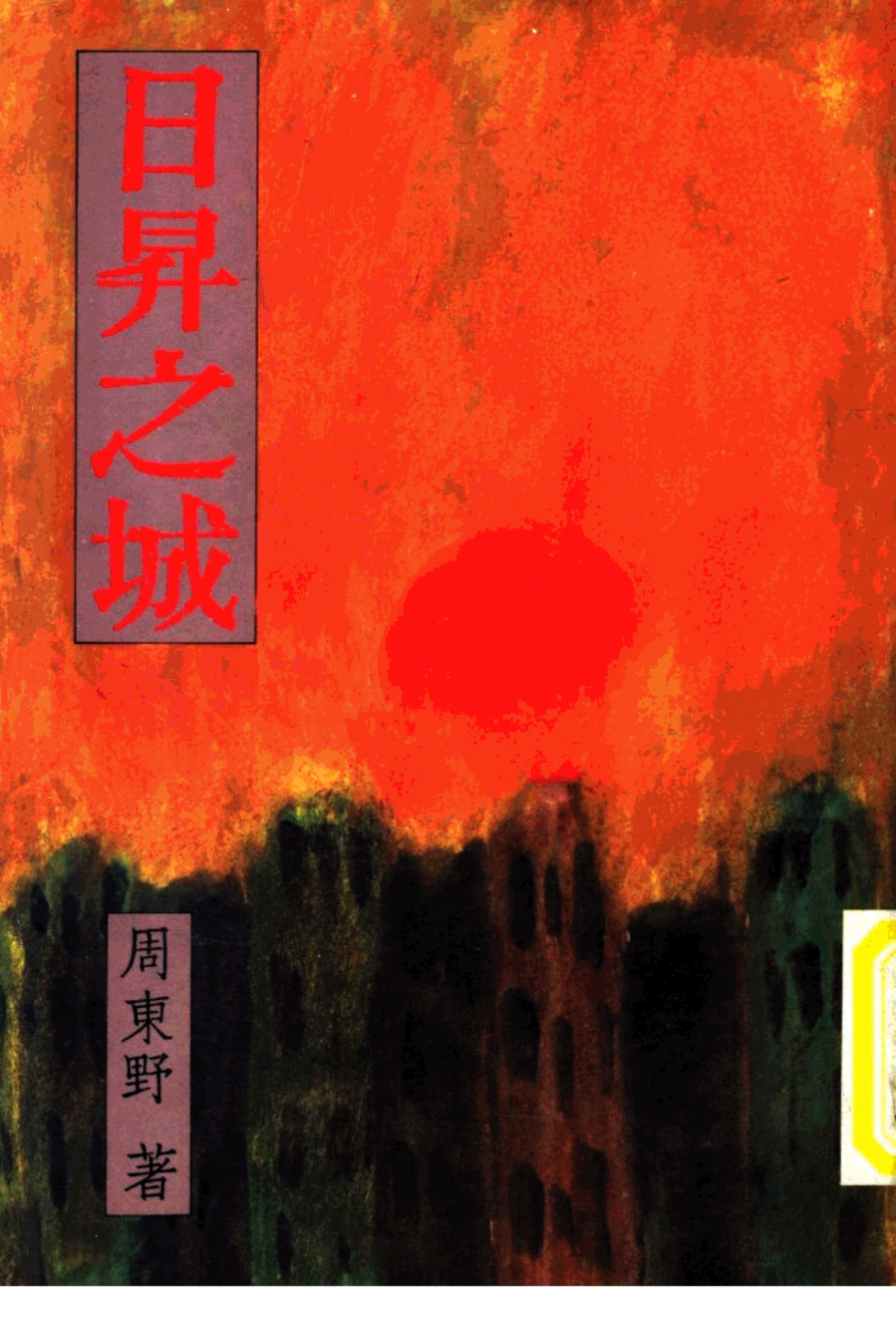




日昇之城

周東野 著



目 錄

啊，頓河·····	一
日昇之城·····	三七
空襲·····	七一
一九七八年冬·····	一〇一
電話三章·····	一二五
少年·····	一四九
蝕·····	一六三
夜空·····	一八五
——不像後記的後記	

啊，頓河

一

絕對沒有想到，絕對不可能料想到，他在臺北竟然又遇見了溫金菊。那天他從民權東路的郵局寄了一封到歐洲的掛號信出來，就在林森北路口的那座陸橋邊遇見了溫金菊。溫金菊穿着一件淺黃色的連衣帶裙，不長的捲髮在耳後結成兩根辮子，用黑色的絲帶綁着，額前稀稀地垂着一些劉海，雖然她戴着淺褐色的太陽眼鏡，但姿態和容貌，仍然和許多年以前一樣；他一眼就認出了她。他注視着她，彷彿有一世紀那麼久，可是溫金菊却渾然不覺，她匆匆地從他身邊走過。他走過去，猶豫了

一會，然後在她的肩上拍了一下；她回過頭來，又疑惑又懷恨地看着他，他終於笑了起來。

「溫金菊？」

對方的眼睛中懷恨已經消失了，而疑惑仍然存在。

「你是——」

「你是——」

林耀基學着她的口氣，誇張地把你是兩個字拉得長長高高的，他看出她有些不一悅，但終於興奮起來，「你是林耀基？」他沒有答是或不是，他只覺得自己有擁抱她的衝動，尤其在現在剛從郵局寄信出來的心情之下；有多長的時間了？已經有十五年了吧？沒有十五年，也有十三、四年了吧？他反覆地問着自己。現在的他，有點像大海中疲倦的泳者，任何一片浮在水面的東西，對他都有攀附的吸引力。當然，他沒有擁抱她，只是目不轉睛地看着她，他並沒有疲憊到在別人面前任意流露衰敗的姿態。

「嗨，好久不見了！」他記得這是溫金菊在長時靜默後說的第一句話，語氣十

分怪異；他覺察到溫金菊迅速地從興奮跌入神傷之中。他們無法在擁擠和燥熱的人行道上談話，他們走入中山北路的一家小咖啡室中，上午的咖啡室生意清淡，除了他們沒有另外的客人，牆角的一對JBL喇叭中，正播着一首熟悉的西部老歌。

「什麼時候回來的？」

「已經有兩個多月了。」

「胡健一是不是一起回來了？」

她搖搖頭，隨後把頭低下，他看見她疏疏的劉海後的額頭，竟然有了幾條明顯的皺紋了。她將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放在鼻和嘴之間，他知道她在壓抑自己。

「我們已經分開了。」

溫金菊說這句話時，聲音很輕速度很快，她看了林耀基一眼，隨即又垂下頭來，她右手拿起銀色的茶匙，調着杯裏的咖啡。

「什麼時候？」

「你是問什麼時候分開的？」

林耀基點點頭。

「已經一年多了。你不要奇怪，我們維持了十幾年，在美國，已經很難能可貴了呢！」溫金菊抬頭跟他笑笑，她的神態似乎由激動逐漸地變得平靜。他想起胡健一，那個在東中比自己高一屆的同學，高中時便戴着一付深度的近視眼鏡，動作遲鈍而且口齒不清，但畢業後竟然考上了臺大的醫科。林耀基工專畢業，被派到澎湖當預備軍官的時候，便聽到胡健一和溫金菊結婚的消息，他退伍回來，便聽說他們夫婦一同到美國去了，從此便不再有他們的消息。

不知道多少年後，他有一次在顏如玉家看到溫金菊寄來的照片，溫金菊穿着一件白底紅花的洋裝，斜靠在一輛墨綠色的敞篷車上，右手站着一個五六歲戴眼鏡的小女孩，顏如玉說那是溫金菊的女兒。

「你女兒呢？是不是跟你一起回來了？對不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還有小孩，」林耀基很抱歉地說：「我一直沒有你的消息；你的照片，我還是在顏如玉那裏看到的。」

「就只一個女孩，已經十幾歲了。她不願意回來。老實說，也不能夠回來，中國話還勉強會說兩句，字是一個也不認得的。」溫金菊苦笑了笑，「你知道，很多

事是講不明白的，我好幾次說要回臺灣，有一次，她指着地圖上的臺灣說：這麼小，能降得下飛機呀！」

「那就跟爸爸住了？」

「她爸爸很疼她，在美國，十幾歲已經很獨立了，老實說，既然決定離婚，一切都要放得開；只要想得開，一切都無所謂了，是吧？」溫金菊說話的時候，情緒顯得出奇的平穩，她注視着桌上瓷瓶中的那朶粉紅色玫瑰花，不時看林耀基一眼，嘴角一逕浮着淺淺的笑容，好像不是刻意裝出來的。「你近來怎麼樣？」她看着林耀基說：「聽顏如玉說你很發達。」

「我？」林耀基有些懷疑她在問自己，「什麼發達，還不是在混日子。」他想起這幾年的商場經歷，覺得「發達」這兩字真充滿了玩笑。一週前他收到法國杜邦公司來的掛號信，真是晴天霹靂，杜邦通知他，合約在年底屆滿後便不計書續約；三天前，他又收到英國 Lloyd 公司的來信，也是說兩公司的合約即將到期，因為「某些存在已久的歧見」，該公司認為合約無法繼續，特此事先通知。林耀基好不容易經營到目前這個局面，業務及信譽終於在五年前贏得了這兩家世界性香料公司的

信任，令他獨家代理他們的某些產品，但在突然間却失手了，令他根本措手不及，而且不知道失去的原因是什麼，因此無法想出對策。他實在想不出來 Lloyd 說的「存在已久的歧見」是什麼，五年來，他們合作愉快，而且獲利豐碩，他實在看不出彼此之間有任何「歧見」，他目前完全是盲人騎瞎馬的情況之下。收到掛號信的當天，他隨即打電報給杜邦和 Lloyd，請求說明原因，後來，他將公司業務成長的情形和未來發展的展望翔實地列舉了一大堆數字，說明給兩家公司知道，絕無理由在這個前途十分看好的情況之下中止合約；他將信函以掛號寄出，爲了慎重，他親自到郵局去寄。結果出郵局時，便遇見了溫金菊。

「溫金菊——」

溫金菊在等着他說話，他却說不出話來，他把茫然的眼光停留在空中，他有些想告訴她，他曾經十分想念她，就是在近幾年來，他還有時會想起她。從上高中開始，他們便在同一個班上，溫金菊長得小巧而容易害羞，他們同班三年，似乎沒有說過幾句話。在溫金菊面前，他總有一些自慚形穢的感覺，當然，這跟他出身的家庭有關係。他生長在一個當時相當貧窮的農家，兄弟姊妹衆多，在家中，他便覺得

自己地位十分卑弱，在學校，他的功課也不突出。高一那年，音樂老師叫他和溫金菊站到臺上唱歌，他老是跟不上溫金菊的拍子，後來，這件事就成了同學取笑的對象了。每次取笑他，總會把溫金菊也扯進去，在那些言笑之間，他雖然覺得氣惱，但也開始覺得自己承當着一種很甜蜜的負擔。不過，他却不敢承認自己會想着她，好像自己腦中的波瀾總是很渾濁的，她似乎永遠是穿着雪白衣裙，他的期望對她是一種玷辱。溫金菊的父親好像是林務局的官員吧，他還記得她家住的那排高級林場宿舍。有一次，他和一羣同學經過溫金菊家門口，他看見溫金菊的母親穿着一件寬大的紅色短褲在屋前的花園裏澆花，溫金菊看到他們，從屋裏跑出來跟他們打招呼，那天溫金菊穿着一件翠綠的連身衣裙，腰的地方紮着一根黃色的絲帶，那短短的辮子上，也一跳一跳地飛舞着兩隻金色的蝴蝶。他記得她跑出來的時候，一隻純白的長毛狗也從屋裏奔出來，搖着像蘆葦的尾巴大聲地叫着，她用手輕輕地打牠，要牠不要叫。他還記得這些，他是一直記得這些事情的。

「你在想什麼？」

溫金菊問他。他彷彿從很虛幻的夢中被溫金菊喚醒，他發覺溫金菊正關心地注

視着自己，他在記憶中搜尋，他好像從來沒有和她坐得這麼近過，而且周圍沒有別人。

「我們多麼像不同軌道的行星。」林耀基說。

他們多麼像軌道不同的兩個行星，在搖遠的距離間觀望；他們曾距離不知多少光年，遠得彼此看不到一點光亮，突然間，他們却又被不知是什麼的神奇力引到這麼近的地方來。也許，一轉眼他們又會分開得遠遠的，他覺得自己被一種無名的力量左右着，眼前和腦中充滿着似真似幻的影像。

「我不懂你的意思。」溫金菊說。

「不用說，我自己也不懂呢！」他有些慚愧，在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竟然想起杜邦和Joy來信止約的事，世界上的事，有這麼多是不可預料的，他多麼希望，止約的事只是自己一時的幻覺。他看着溫金菊，他看見她疑惑地注視自己，他對她抱歉地笑笑，說：

「我在想，你們家的那隻大白狗還在嗎？」

「什麼狗？」

「你們還住在林場的宿舍吧？以前，你們家不是養了隻長毛的大白狗嗎？」

「啊，你說的是——」溫金菊突然想起似的，「那隻白狗，我大學還沒有畢業的時候就病死了。」

溫金菊說完，右手又拿起碟子裏的小茶匙，他知道，他使她又跌入一些傷感的回憶裏。

二

他走進茂樹公司的時候便發覺氣氛不對，桌上椅上堆滿了零亂的文件，男女職員還在鐵櫃和抽屜中翻動着，沒有人跟他打招呼。他走到通道的後端，自己打開茂樹的辦公室，冷氣機雖然開着，室內仍然有一股很重的霉味。他看見茂樹桌子前面坐着兩個穿藍色西服的人，一個年紀很大了，頭已經禿了大半，他認得那是卓會計師，另外一個必定是他的助手了。茂樹看見他，並沒有起身，只示意他在門旁的沙發上坐。茂樹顯得相當焦急不安，他很少看到茂樹有焦急的時候，卓會計師在沉思的樣子，他知道其中有重要的事情要解決。他靜靜地坐下來，小心不發出任何響

聲。

卓會計師終於抬起頭來對茂樹說：

「要看是誰搞的。首先要弄清楚是誰搞的，然後再調查他到底知道多少；我們兩邊打聽。」

「卓兄，你那裏怎麼樣？會不會有問題？」茂樹問會計師。

「不該有問題，如果是我那裏的問題，也不該只牽連你一個人，你知道——」

「我知道。我不是懷疑你出錯，我只是說這裏面的事會不會從你那裏走出去？」

「我用人相當可靠，但不能擔保不出錯，這樣吧，」卓會計師有打算走的意思，「我們都仔細查一查，最好一兩天能查出從那裏走出去的，趕快設法，我想還來得及。」

卓會計師和他的助手站了起來，和茂樹握了握手，便轉身走了出去，在門口，他們和林耀基禮貌地點了點頭。茂樹在他的皮製旋轉大椅子上，一直維持着半坐半臥的姿勢，林耀基走過去，挪了挪剛才卓會計師的椅子，坐了下去。

「我打電話回去，公司說你有要緊事找我，怎麼搞的？」他問茂樹，茂樹嘆了口氣。

「怎麼搞的？我要是知道也好辦。今天一早，才八點多一點，來了三個穿灰色青年裝的人，兩個說是國稅局的，一個說是調查局的，都是生面孔；說是要查帳，我跟他們說我們的業務很正常，上半年的稅務都清理好了，現在來查帳，莫非出了什麼問題了？他們說這是例行的臨時抽查，要我不用擔心。他們把國稅局的派司亮出來，我奇怪他們就是來臨時抽查，老魏事前也該電話通知一聲。問題還在後頭。」茂樹說到這裏，喝了一口茶，停了一下又繼續說：

「本來來查帳也無所謂，老卓的神通你是知道的，我趕忙打電話給老卓，老卓說他一點都沒有消息；後來那稅務員問我貨櫃公司盈餘了多少，才把我嚇了一跳。你知道我轉投資那家貨櫃公司一年賠了多少？去年一年我虧了多少你知道嗎？」

茂樹伸出三個手指頭，林耀基搖搖頭，他還是第一次聽說茂樹投資貨櫃業。茂樹繼續說：

「我在貨櫃上面的虧損當然要在香料上面弄回來，老卓做的帳不應該有問題；

老實說，那家公司沒有稅務上的問題？我少報幾個數目是沒有錯，可是目的是彌補我實際的虧損呀！」

「你是用公司的名義投資貨櫃嗎？」

「如果是還用做帳呀？當然不是了，我是用我小舅的名義投資；問題還不在這裏，你知道平常查稅都是國稅局的人來，這次却來了個調查局的人，我只希望我是神經過敏。」

聽茂樹的話，林耀基也有些緊張起來，茂樹看着他，突然笑了笑。

「我希望只是神經過敏，調查局來人，你知道那就不僅僅是稅務上的問題。你知道不知道，我投資的那家公司，前幾個月被查到走私匪貨的案子？整個公司的業務就停頓了。如果把這個事弄到我頭上，我就是倒了楣了！我只是投資運輸業，貨櫃裏裝的什麼，我是一概都不知道的，何況，我只是十幾個股份裏面的一個。錢賠了就算了，真是牽連刑案，你看那怎麼得了？」

他沒有見過茂樹有這麼氣急敗壞過。

「調查局的人有什麼表示沒有？」

「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們在這裏搞了半天，臨走還帶了兩本帳簿回去，說是兩天後就送回來，這裏是收條。」茂樹把桌上的那張蓋着大印的條子拿起來給他看，「我趕緊打電話把老卓找來，老卓跟他們解釋了半天，三個人都愛理不理的樣子。最要命的是，老卓也不知道那裏出了紕漏，就是解釋也不知道從那裏解釋起；這三個人的來路，老卓也不明白。老卓後來說，如果真是栽了觔斗，這個觔斗就栽得他媽的窩囊透頂了！」

茂樹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也無奈地笑了起來，林耀基也陪着笑了笑。

「他們走了以後，老卓跟我說，如果出了紕漏，一定是稅務上的問題，調查局派人來，恐怕也是針對這個問題；他說投資運輸業，難保其間不被人利用走私，火車上找到兇手，總不致抓鐵路局長去坐牢。」

「老卓說得對，何況你又不是鐵路局長。」

「就算貨櫃公司沒有我的事，但是漏稅的事給抖了出來，加上罰款，我現在也是沒有招架之力的。你知道，香料生意是好，我這個公司現在却是虛有其表啊！」

林耀基聽起茂樹談香料的事，不覺引動了愁腸。十年前，自己是在一家化學工

廠工作，就是聽茂樹的話才轉行做香料的。茂樹雖然比他大不了幾歲，在宜蘭鄉下，却是自己的叔父輩。那時茂樹跟他說，香料生意在臺灣前途看好，做的人却不多；「你讀工專化工科，做香料也不算轉行。」就在茂樹的慫恿和提携的保證之下，他毅然決然地從那個前途也十分好的化學工廠走出來。茂樹最先把幾個較小的日本香料公司交給他代理。那時候臺灣香料還是日本廠商的天下，日本香料公司大多數是小規模的家族企業，每個公司只生產一兩種特殊的香料，他們十分謹慎而保守，就是在香料生產上面，他們也儘量避免做多角的經營；譬如上田只生產洗濯用品專用的香料，青木只生產噴霧劑專用的，彼此都擁有獨家的小秘密，也擁有十分固定的市場。進口的香料都是鐵桶裝的糊狀濃縮品，運來公司，加上一些數量和成分都很神秘的混合劑便能使用了，生產清潔劑及蚊子水的工廠，每個月固定來取貨。這種生意在林耀基初做的時候就是這樣子的，穩固而沒有風險，刻板得令人難安，林耀基覺得這是一種老年人的生意，正要跟茂樹埋怨的時候，却起了大變化；臺灣出口急增，外匯存底年年有餘，加上政府相當努力地提倡均富的政策，國民生活自然很快地改善起來。首先是服裝業興盛，臺北一年間增加了將近十家大型的百

貨公司，主要銷售的是服裝；後來電器產品也多元及高級化起來，彩色電視、音響都一一推出，市民趨之若鶩，不久，食品和其他的民生日用品也都彩色化了，他們的香料生意，一下子變成供不應求的局面，茂樹的話竟然兌了現。以前他聽茂樹說，一切現代化的產物，都少不了染色和調香，他起初還不相信，現在事實終於擺在眼前。洗髮精、化粧品固然少不了香料，就是食品裏面、罐頭、速食麵、西點甚至汽水、果汁和冰淇淋也少不了它；近代食品化學工業的進步，是大大受到香料藝術之賜，法國杜邦公司在巴黎所設的調香學校有句有名的口號，說調香不是化學，而是藝術。先生，您的冰淇淋要什麼口味的？是香草、草莓，或是檸檬？只要一滴香精，便能為您滿滿地調製一杯色香味俱全的可口食品，令您垂涎三尺。「再冷僻的口味都難不倒我們，」這是巴黎調香學校的另一個口號。

「聽說你也有麻煩？」

茂樹的這句問話打斷了他的思想。他隨即想到，茂樹是怎麼知道的？但他不能這樣問他。以往，他不論是有進展或是有困難，他總是先找茂樹說的；這次自己的遭遇，實在太過突然，他為這件事弄得有些焦頭爛額，竟然忘了通知茂樹，他覺得